

八思巴文语料情态初探

斯琴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

情态意义一般指的是陈述者对陈述对象所持有的态度、观点、期望、要求等的属于意义学范畴的语法范畴。它在语言交际当中，运用各种语言学手段表现说话者对所述话题的认知、态度、情感、推测、模拟等多种意义。所以，语言学各学派从多角度去观察情态意义，例如传统语义学关注的是情态的定义、类型以及表达形式等问题；语言类型学在跨语言的框架下概括情态的基本概念、类型以及情态的语法化过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聚焦于情态在语篇中的人际交互功能；认知语言学着重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来解读情态语义。“情态”这一概念最早是被一位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 Franz Boas (1858-1942) 在 1911 年出版的《美国印第安语手册》中提出来的。[1] 后来布拉格学派的创建者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在 1957 年的巴尔干半岛斯拉夫语介绍中第一次提出接近于当今所提语言学意义上的情态范畴。

蒙古语情态范畴有关最早的著作是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学家施密特 (1779-1847) 在 1831 年出版的《蒙古语法》。书中把动词“式”划分为商议式、期望商议式、可能式等三种，这显然是以情态意义划分的表达式。后来鲍培 (1808-1880) 在 1847 年出版的《卡尔梅克语语法》一书中提及到情态语气词以及指出谓语所表示的时态意义与情态意义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在著名蒙古学学家桑席耶夫在自己的论文中论述，并支持这一观点。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蒙古国蒙古语教材中开始出现与句中其他任何成分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词语，舍·罗布桑旺丹把这些与句子只存在词汇意义联系，不存在任何语法意义关联的成分词语称之为情态词、插入语、语气词、独立语等，并把它们定义为边缘成分也就是说非主要成分。

60 年代塔·帕戈巴把副动词看作表示情态意义的基本手段，他说蒙古语中表达情态意义的有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等各种手段，以专有名词形式、动词形式、连词形式等表现，蒙古语的情态意义和动词式依存，在动词的时式中表现尤为活跃，并指出在口语的活用当中情态意义可以用语气、音调表现，并贯穿整个陈述过程。达瓦达格巴 1962 年作《情态词》这一专题论文说明“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情态范畴是指人对客观现象和事物对其关系的主-客观态度。情态词是指话语中表现情态范畴的专门的词语”，并且把情态词从副词中划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词类。内蒙古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蒙古语文研究室 1964 年编写的《现代蒙古语》中把情态词单独划出一个词类，说明情态词是陈述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对其关系的真实性做出的判断的一类词。并且把情态词分为估测情态词、推断情态词、肯定情态词、坚决态度情态词、绝对同意情态词、强调情态词、显然情态词等七类。除此之外提出表示情态意义的其他语法手段，代名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动词体、一些虚化的助动词、肯定助词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表示某些情态意义。清格尔泰先生在《蒙古语语法》中把情态词单独列出一个词类，把它分成表示推断的、表示肯定的、表示显然当然的、表示应当必须的、表示强调的五类。除了情态词以外，疑问代词、一些连接动词、助动词及其扩充形式简化形式都可以表示情态意义。

如果说上世纪 70、80 年代以前的蒙古语情态研究集中在表现情态意义的语音、语法、句法、词汇法等为手段的语法方法，那么后来的学者如：彻·乌尼日巴亚恩、哲·桑杰、彻·苏和巴特尔、M. banzaragcha 等把精力集中在研究情态的语义学功能、内涵和外延。彻·乌尼日巴亚恩在《现代蒙古语词法》一书中划分出“具有词汇意义，有词形变化，在句子中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没有词汇意义，没有词形变化，在句子中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只能连接词和句子，表达各种情态意义的”助词，连词和修饰词，再把修饰词在句子中出现的位置在划分为前修饰词和后修饰词。瑞典 Stockholm 大学 Benjamin 在其博士论文《Aspect, evidentiality and tense in Mongolian》中喀儿喀方言和科尔沁土语的情态做了研究，对动词的体和时范畴和传据进行研究。

90 年代末蒙古国学者 Ю. МонхАмгалан 在其《现代蒙古语情态范畴》中定义情态范畴的主要形式和附加形式。金罡在《关于蒙古语情态范畴的形式》中对蒙古语情态范畴主要形式的涵义和形式加以论述，并分为认知情态、行体情态、行为情态三类。勒·涛戈坦巴雅尔的《情态意义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把蒙古语情态分为认知情态意义、强制情态意义、交互情态意义等三大类，在其各自的大类下又细分各个子类。文中又论述了情态意义的形

成是经过实际的理解和经验——> 认知情态意义——> 交互情态意义这样的过程发生形成和发展的。

本世纪初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包满亮教授在国内外的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蒙古语语言材料包括书面语和各方言，归纳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现代蒙古语情态范畴》，认为现代蒙古语情态多数情况下用情态词表示，有时会用助动词、助词、重音等表示。[2]文中把现代蒙古语情态分为认知情态、行体情态和行为情态。该论文是符合现代蒙古语语言实际情况的理论性论著。

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出版，该书对阿尔泰语系各语言做了情态传据进行分析和归纳，其中还包括了未划分语系的朝鲜语和日语。

综上所述，仔细观察这些研究成果，蒙古语的情态以及传据研究还未深入，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存在一些问题。要将它成为系统完整的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国内外研究学者们的概念、定义、分类和表现方法都还不统一。对情态的定义和分类更是不尽相同，表现方法更不用说了，甚至有的前辈都不承认蒙古语的“情态范畴”。如果让这些前辈信服，就得拿出有理论有实例的系统研究。

二，由于情态是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极其抽象和形式化的概念，涉及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语言的各个层面，与语言认知、语言交际等各个方面相关联。所以要想研究好情态范畴也要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上更要扩大，研究好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个也是对研究情态范畴尤为重要。

三，各个层面上的发展不平衡。上面所述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标准的书面的现代蒙古语进行的研究。语言材料上，在共时层面上不单单对标准语进行分析研究还得在方言土语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其表现形式，不单单对书面语还要对口语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在历时层面上，在古代蒙古语语料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推演出它的发生演变和发展规律。

基于上述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及研究未涉及到的领域，接下来我们对古代蒙古语——八思巴字文献材料语料为例分析情态范畴的意义和分类。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在藏文字母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拼音文字。[3]自元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颁布诏书正式启用后通用约一百余年。据《元史·释老传》和《元典章》卷一诏令条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其诏书中说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附

之。”由此可以看出八思巴字是皇帝颁布诏令强制施行的文字，为了兼顾喂吾字、汉字、藏文等的诸多文字特点而创制的国字。也正是因为要兼顾多方文字，这个新的国字既不适合蒙古文也不适合汉字及藏文等特点。所以也没有普及到民用的层面。因此八思巴字文献以石刻碑文、牌符、印章、钱币居多，还有一些图书残页、石壁墨书题记。内容以圣旨、懿旨、令旨、法旨，官厅文书为主。那么这些八思巴字书写的文体和内容当中体现出哪些情态意义呢？

认知情态:认知情态是陈述者对命题的认知态度，有肯定、否定、假设、突出强调、显而易见、心理活动、转折、比较等情态。八思巴字文献语料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态。

1.肯定：有𑖀𑖄𑖄𑖄 𑖀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 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等标志词。例：

𑖀𑖄𑖄𑖄𑖄 𑖀𑖄𑖄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18 行)

ayuqu mun

不怕那什么

𑖀𑖄𑖄𑖄𑖄 𑖀𑖄𑖄 (完者笃皇帝牛年 1301 年圣旨第 27 行)

ayuqu mud

不怕那什么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11 行)

jarliq-un yosu-ar aliba alba qubč'iri ülü üjen

依着在圣旨里不拣什么差发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四第 41 行)

bida uqad je

俺每识也者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𑖄𑖄𑖄𑖄
(居庸关石刻东壁 01-3 行)

ü-nen ari-uè jirqalaŋt'u moŋk'e bi k'ëk'ü

真实清净安乐永恒的自我

2.假设：标志词有𐌲𐌿𐌺𐌹𐌺𐌰。例：

ᠰᠡᠴᠢᠨ ᠤᠯᠦᠭ ᠤ᠋ᠨ ᠶᠣᠵᠤ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10
行)

edü·e ber bö·esü

如今呵

ཡེ་ཤུ་མཁའ་ལྷ་མོ་ལྷོ་ལྷོ་ལྷོ་ (敦煌本《萨迦格言》残页 09 行)

ǰa·ura gem t'örön buè

发生不幸

3.强调突出：ꠊꠎꠔ ꠋ ꠌꠎꠕ/ꠒꠎ ꠋꠑ ꠍꠏ ꠘꠙ ꠚꠛ
ꠚꠛ ꠚꠛ ꠗꠗ等标志词。例：

ᠫ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3 行)

qān ĵarliq manu

皇帝圣旨

𐰚𐰆𐰣𐰍𐰏𐰤𐰠𐰪𐰩𐰡𐰳𐰭𐰢𐰏𐰤𐰠𐰪𐰩𐰡𐰳𐰭𐰢𐰏𐰤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8 行)

ǰiŋgis qan-u ba qān-u ba ǰarliq-dur

成吉思皇帝圣旨里

ᠬᠤ ᠵᠢᠨᠣᠷᠭᠡᠳᠦᠰᠦ᠋ᠯᠦᠱᠲᠦᠨᠪᠴᠢᠩᠨᠧᠶᠢᠸᠡᠨᠥᠮᠫᠦ᠊ (薛禅皇帝牛
年 1277-1289 圣旨三第 24-25 行)

geyid-dür anu èl-č'in bu ba·ut'uqai

在寺院使臣不得下榻

ନା ଡା ଡ଼େ ପ୍ରତ୍ତ ହେ ନିଜେ ଦିଅନ୍ତି ନାମେ ପ୍ରତ୍ତ ହେ ନିଜେ
ହେ (忽必列圣旨录 03-04 行)

Bèye-yi anu quriyatala set'gil-i anu quriyabasu

约束人的身体（倒不如）夺取心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三第 27 行)

ède basa doyid ĵarliqt'an
他们还下旨给和尚们

ਸ੍ਰੀਮਤ ਨਾਨਕ ਪ੍ਰਸਾਦ ਭੁਲੇਖਾ ਸਿੰਘ ਬਾਗੀ ਵਾਰ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四第 28 行)

senšhiŋ-un ali ber üeles
先生每公事

𐰚𐰆𐰣𐰍𐰤 𐰢𐰆𐰣𐰍𐰤 𐰢𐰆𐰣𐰍𐰤 𐰢𐰆𐰣𐰍𐰤 𐰢𐰆𐰣𐰍𐰤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四第 40 行)

bidan-a öč'idk'un k'er ber gērün
俺每根底奏者不拣说什么呵

ཁེར་བེར་ཀེ་རུན་ (妥欢帖睦尔皇帝虎年 1362 圣旨第 40 行)
k'er ber k'ērün

འདྲི་བ་ལྟོགས་ནས་མཐོང་བའི་ཡུལ་གྱི་ཕྱི་རྒྱུ་ལྷན་པོ། (萨迦格言第三章
59-64 节片段第 07 行)

ma·un-ač'a sayin aburi qarqāsu ber
如果恶人表现得和善

ᠵᠡᠯᠡ ᠬᠡ ᠨᠠᠭ ᠨᠠᠭ ᠨᠠᠭ ᠨᠠᠭ ᠨᠠᠭ (普颜笃皇帝虎年 1314 年圣旨四第 25 行)

ya'u k'e bu t'albit'uqai
什么休顿放

ᠳᠠᠰ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ᠯᠤᠰ (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 1368 年圣旨第 16 行)

ölon amit'an-u mun lu jil
与众生的这个龙年

𐰚𐰆𐰣 𐰇𐰣 𐰇𐰣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 (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 1368 年圣旨 20-21 行)
nirwan bolquè düri üje·ülbeè inu sedk'il-dür

𐰚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答吉皇太后猴年 1320 年懿旨第 3 行)
yon-t'ay-γiw iji manu
皇太后懿旨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萨迦格言第二章 52-58
节片段第 18 行)

busu merged-i k'en je senger
谁还会注意别的智者

4.转折：有标志词 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例：

𐰚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 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四第 25 行)
jarliq üge·ün bö-et'ele
没有圣旨还

𐰚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 (普颜
笃皇帝虎年 1314 年圣旨四第 29 行)
jarliq bö-et'ele aima-ud-ač'a ala šilt'aju
圣旨既有呵推称着各枝儿投下

5.比较：有标志词 𐰚𐰚𐰚 𐰚𐰚𐰚。例：

ᠤ᠋ᠯᠤᠰ ᠤ᠋ᠨ ᠵᠤᠨᠤᠨ ᠮᠠᠴᠤᠯᠠᠨ 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居庸关石刻东壁 03-4 行)

qumaqi-yin t'o-on met'u amit'an

一切众生

ᠤ᠋ᠯᠤᠰ ᠤ᠋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ᠮᠠᠴᠤᠯᠠᠨ ᠤ᠋ᠨᠠᠨᠢᠨ (妥欢帖睦尔皇帝虎年 1362 年圣旨 第 31 行)

jarliq éyin dūlqaqdād

二，行体情态，或叫估测情态。表示陈述者对事物能够或不能够的判断。现代蒙古语中含有能、能够、不能够、会、不会等意义的助词、助动词来表示。现有的八思巴字文献语料中有 $\underline{\text{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等标志词出现。例：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 一第 9 行)

hirü·er ögün at'uqai

祝寿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10 行)

gek'degsed aju·ué

么道有来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三第 13-14 行)

gēk'dagsan a-ju·u

么道有来

三，行为情态：表示陈述者对事物确定性的态度和见解。有决意、叮嘱、必要、允许、禁止等情态。八思巴字文献语料中出现以下情态意义。

1. 认同：标志词 $\underline{\text{ᠤ᠋ᠨᠠᠨᠢᠨ ᠤ᠋ᠨᠠᠨᠢᠨ}}$ 。例：

[illegible]

jarliqt ‘u gējü yosu üge-üè üeles bu üeleddügeè

圣旨与了也没体例的勾当休做

ႤႬႬႬ ႬႬႬ ႬႬႬ ႬႬႬ ႬႬႬႬ (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12 行)

hirü·er ögün at‘uqai gēn

祝壽者么道

2.禁止：标志词是𑌒𑍇𑍃𑍆𑍂𑍅𑍄𑍁𑍀。例：

薛禪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旨一第 9 行)

alba qubč'iri ülü üjen

差发休交

ମୂଳାଦି ଶାସ୍ତ୍ରମାନଙ୍କର ଅନୁସାରେ

èlč'in bu ba·ut 'uqai

使臣休安

𐰇𐰺𐰍𐰆𐰏𐰤𐰠𐰊𐰢𐰏𐰡（薛禅皇帝牛年 1277-1289 圣
旨一第 17 行）

üeleddü·es ülü·ü

做呵


3.否定：标志词有[不,没]

[illegible]

t'üšigdebe èle k'ējü

一, 八思巴字文献语料中出现三大类: 认知情态 (肯定、假设、强调突出、转折、比较)、行体情态、行为情态 (认同、禁止、否定、) 九小类。相比较现代蒙古情态少了显而易见、心理活动、叮嘱、必要等分类的情态, 而多了转折情态和否定情态。由于当时的八思巴字施行范围有限以及现有被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的数量、文体的限制, 这些材料不能够充分体现中世纪蒙古语的情态现象。所以今后的研究要对其他古代蒙古语的文献语料进行研究。

三，和突出强调意义的 $\overline{\text{ㄋㄣ}} / \overline{\text{ㄋㄣ}}$ 对应的 “ $\overline{\text{ㄋㄣ}}$ ” 是从答吉皇太后懿旨的懿旨、令旨、法旨中出现，之前的圣旨里没有出现过。

五,  能表示肯定和突出强调的两种情态。

- [1]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等主编 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54 页
- [2] 包满亮, 齐白灵 试论现代蒙古语情态范畴[J], 中国蒙古学 2016.06, 12-17 页
- [3] 呼格吉勒图, 萨如拉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M],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1 页

参考文献

- Ю. МонхАмгалан 《现代蒙古语情态范畴》（西里尔蒙古文）乌兰巴托 1998
- 清格尔泰《现代蒙古语语法》[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 呼格吉勒图，萨如拉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 丁石庆 达斡尔语的传据语用策略[J]，民族语文 2012.06
-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等主编《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 包满亮 东乡语情态词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
- 包满亮，齐白灵 试论现代蒙古语情态范畴[J], 中国蒙古学 2016.06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modality of Phags-pa text

SIQ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Modality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tha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emantics, such as the attitude, opinion, expectation, requirement, etc. Held by the declarant towards the stated object. The earliest study on the Mongolian modality category is that Y-Schmidt divides the verb into three types: deliberative, expected deliberative, and possible. This is obviously an expression divided by modality. Later, Poppe and Sanjaiyev pointed out that the tense of the predic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ality. T·Pagba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eans for expressing modality in Mongolian. The modality and verbal dependence of Mongolian are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tenses of verbs.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modality can be used in the flexibl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tonal performance, a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esentation process. It was the first to pointed out many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he Mongolian. Recently, Yu · MunkhA-mgalan and JinGan hav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meanings and forms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Modality by special works. Benjamen did research on the Modalities and evidentiality of Medal Mongol, Khalkha dialect and Khorqin dialect of Modern Mongoli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study the Modalities and Evidentiality of Mongolian dialect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past scholars on Mongolian Modalities, the research on Mongolian Modalities are most of in based on modern Mongolian or Mongolian dialect. But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r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Mod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antiqui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origin, compositio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ian Mod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ancient Mongolian Modality. It should also be monitored for the remnants of local dialects or their linguistic features. Therefo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Middle Mongol Phags-pa text material and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Mongolian Modal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past scholars on Mongolian Modality, an analysis of the middle Mongol Phags-pa text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made.

The Phags-pa text reveals the meanings of three major types and nine sub-types of Modalities. Cognitive modality (affirmed, verification, emphasized, transitional, comparable), estimated modality, action modality (approval, prohibited, denied). the modality of modern Mongolian obviously modality, attitudes, emotional, exhorted(warnings), and needed modalities have not been revealed. However, there is a transitional modality and negative modality, which is not the case in modern Mongolia. Examples:

ᠡᠵᠤᠭᠤᠮᠤᠨ ᠮᠤᠨ

ayuqu mun

not afraid of that

ᠵᠠᠤᠷᠠ ᠭᠡᠮ ᠲᠣᠷᠣᠨ ᠪᠤᠡ

ja·ura gem t'örön bué

misfortune happened

So in this thesis analysis of the Phags-pa text of the Middle Mongol can be said to be a new chapter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 This broadened the linguistic material on Mongolian Modality the existence and meaning of the Mongolia, but also expanded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ime.